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三十六回 為誑寶劍丁展雙舞劍 設局詐降龍姚假投降

且說智爺說：「寨主爺愛雙舞劍，山中會劍的甚少，這位趙蘭弟與大哥，你們二位可稱的是棋逢對手。你們二位要雙舞這一趟，那可就可觀的無比了。借著我們大哥光，我們也開開眼。」展爺說：「使得，這有何難？沒有寶劍。」智爺說：「有的是！來呀，去到後邊五雲軒，提大寨主的令下，把劍取來。」鍾雄一聽，嚇的面貌更色，暗說：「不好，智賢弟假聰明，你不想展昭投降未妥，要將寶劍拿出來，他得到手中，若要不降了，可也不好與他要。這就叫縱虎歸山。再若勸降，他要不降還好；他要一翻臉，他那口劍誰能敵擋？智賢弟，你錯大發了。」暗暗使了個眼色，使聲音咳嗽，他總不回頭。乾著急，並無方法，又不好叫他明說。

不多時，將劍取來，智爺叫把劍給了。展爺也就明白了，暗道：「好個黑狐狸精，給我誑劍哪！」連北俠大眾等全明白了。智爺涎著臉說：「終日大哥愛看雙舞劍，今日看罷，準對意味。」鍾雄有氣，暗說：「誰愛瞧雙舞劍，是你愛瞧罷。」因此總老不看他們。智爺又道：「彼此二位可沒有冤仇，無非點到為活，誰可不許傷著誰。我這裡有禮了。」隨就一躬到地。二人齊說：「不敢。」二人一齊捧劍，垂首下坐。文武本領全講「情禮」二字，展爺論先在山上，丁二爺是新來的，又歲數兒小，又是親戚禮道的，這是何苦哇！丁二爺說：「寨主手下留情。」展爺心中不樂，暗說：「二舅爺，你可不當這麼著，怎麼指實了叫起我寨主來了？你可別怨我，我也鬧你一句。」說：「趙爺手下留情。」二爺瞪了他一眼，委曲著說：「豈敢！」北俠等大眾暗笑：「他們親戚禮道的，倒湊合了個圓全。」說畢，二人動手。

好一雙英雄，要是看了這次舞劍，再也不必看了。二人留出行門過步，半個過河。

二人施展平生的武藝，手眼身法步，心神意念足，躡躡跳躍，閃輾騰挪，輕若貓鼠，捷恰猿猴，滴溜溜身軀亂轉，躡高縱矮，足下一點聲音皆無，類若走馬燈兒相仿。全講的是貓躡、狗閃、兔滾、鷹拿、燕飛、掛畫六巧之能。雖然這般的比試，鼻吸口氣的聲音皆無，就聽見「颼颼颼」、「剖剖剖」。「颼颼颼」，是劍刃劈風的聲音；「剖剖剖」，是衣襟刮風的聲音。忽前就後，忽左就右，這才叫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，把大家看的眼都花了，不是一樣好哇，人的品貌、衣服、器械全好，真算是世間罕有。鍾雄雖然不高興，究屬他是個行家，先前不愛瞧，他就是低著頭生氣，未免得也就偷著瞧一兩眼。除非你不瞧，你若一瞧，管保你把別的都忘了。他把兩眼一直，比別人看的更入骨了。待兩個人收住勢子，彼此的對說：「承讓！承讓！」一轉身，當著寨主說：「獻醜！獻醜！」寨主爺說：「實在高明！」眼睜睜的，展南俠搭理搭訕的，把寶劍跨起來了。鍾雄又煩起來了。智爺擺酒與二位道勞，這才衝著寨主說：「哥哥，你看看二位劍法，實在是好，果然的妙，準保寨主哥哥愛看。」寨主說：「你是準知道我，不然怎麼說知性可以同居呢？」隨即使了個眼色，把智爺調出，說：「眾位告便。」智爺隨後也說：「眾位，我且告便。」也由後邊出來。

至於院內一看，鍾雄在那裡等候。智爺問：「寨主哥哥，什麼事將我調出？」鍾雄說：「你錯作了件事情，言多語失，你不知道？」智爺說：「我不知。」鍾雄說：「這個姓展的，他降意不準，這寶劍到了他手裡，豈不是縱虎歸山？還不是錯？你錯大發了！」智爺說：「就是為這個事？這寶劍我成心誑出來給他的。」鍾雄說：「賢弟，錯過是喝過血酒，你這一句話不要緊哪，我就錯疑了。」智爺說：「我出正無私，不怕人疑惑。」鍾雄說：「你怎麼成心給他？」「寨主哥哥若問，我把這段細情由，給你說了罷。這個寶劍不能不給他。我假意著說是哥哥愛看，借這個因由好教他物歸本主。」

鍾雄說：「你可知道那劍的利害？」智爺說：「我怎麼不知？把寶劍給他，露出寨主爺的大仁大義來了。請人家降山，又不給人家寶劍，人家豈不小看於你？」寨主說：「依你之見？」智爺說：「他在這裡一坐，咱們該說的也不敢說，該講的也不敢講。降不降就在今朝了。」鍾雄問：「怎麼講哪？」智爺說：「小弟少時進去，我就說哥哥叫我出來商量一件事，所有在坐的諸位，有拜過一盟的，可也沒拜過的，有一得一，今天全續同盟。有不願意的，趁早說明。」鍾雄說：「他若不拜？」智爺說：「他若不拜，那就是不降，晚晌用酒灌醉，結果了他性命，寶劍落在哥哥手中；他若結拜，就是降了，有什麼話也好對他說，就不用避諱了。」鍾雄說：「罷了，賢弟比我盛強百倍。」

說畢，二人回席，仍然落坐。智爺說：「寨主爺將我叫出去，說咱們在位人，續一盟，拜過的再重複一回。可有一件，那位不願意，趁早說明，這也不是強為的事情。」

惟有展南俠一怔，說：「我本是該死之人，蒙寨主這般錯愛，如今又要結盟，焉有不願意之理？無奈何一宗，我的家眷現在都京，倘若風聲透漏，萬歲降旨，封門抄家，我擔架不住。」智爺說：「無妨。怕你不願意，倘若願意，將寶眷接在山上，那還怕他什麼？」隨說道：「你不用憂慮了！寨主哥哥預備香案。」把個鍾雄樂的是手舞足蹈。也是他時運領的，拿著喪門吊客當喜神。大家沐浴更衣，序齒結拜。沙老員外居長，依次鍾雄、北俠、展爺、智化、柳青、趙蘭弟七人結拜，也沒發誓，也沒喝血酒。書不可重敘。水旱寨眾寨主，大家相見道喜，留在承運殿吃酒，整整樂了一天，日落席散。當日鍾太保喝了個大醉。安置柳郁、趙蘭弟的住處。

又待了三日，早飯畢，嘍兵進殿，報：「山下虎頭崖下來了兩個投山的，特來報知。」鍾雄一擺手，嘍兵退去，叫：「智賢弟，還是你去看明來意，如要有詐，結果了他的性命，別著他脫逃去了。」智爺出去。去了多時，轉頭回來，啟簾籠進來說道：「有二個人叫在承運殿外，以候寨主的令下。」鍾雄說：「敬賢之道，下個請字，怎麼這個你說是叫呢？」智爺說：「你看什麼人，什麼人說什麼話。」到承運殿外說：「我家寨主叫你們進去。」只聽見「唯」的一聲，如同半空中打了一個巨雷一般。進得承運殿，一個是身高八尺，那一個比他還高一尺。全是一身青緞衣襟，六瓣壯帽，絹帕擰頭，青緞箭袖袍，絲鸞帶，薄底緞靴，閃披著英雄盔。一個肋下佩刀；一個是長把鴨圓大鐵錘，腰中繫著鼓鼓囊囊的大皮囊。一個白方面黑鬚；一個是面如刀鐵，半部鬚鬚。一個是胸膛厚，臂膀寬；一個是肚大腰粗，脯肉翻著，翅子肉橫著。一個是堆壘銳鋒，疊抱著殺氣；一個是威風凜凜，虎視昂昂。全都是皺粗愚魯，悶愣囹濁。鍾雄一見，喜不自禁，問道：「貴姓高名？仙鄉何處？尊字怎樣稱呼？」兩個投山的衝著智爺：「嘿，我說，那個他……」這個也說：「嘿，我說，那個他……」這個說：「別合我們轉文玩笑。」智爺說：「過來給寨主叩頭。」

兩個人倒身便拜，「咕咚咕咚」也不知磕了幾個頭，起來旁邊一站。智爺問：「叫什麼名字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叫大漢龍滔。」這人說：「我叫姚猛，人稱鐵錘將，又叫飛鵬大將軍。我們居住深石崗，因在家好管不平之事，故此打死人了。有咱們董二大爺告訴說，君山有個寨主，叫飛又太保鍾雄，他那裡招賢。我們說沒有盤費，二大爺給了一串錢，我們奔這裡來。到了山下，打聽明白才進來。你們要我們不要？若是留下，情願牽馬墜鐙。可得管飯，我們可吃的多。」鍾太保笑道：「智賢弟，你可通六國之語。」智爺說：「『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。』哥哥看看有詐否？」鍾雄道：「這樣人焉能有詐？」豈不想傻人專冤機靈鬼。問：「智賢弟，這兩個還是結拜？還是怎樣？」智爺說：「這樣結什麼拜哪！只要哥哥願意留下，大小給點差使就得。」鍾雄說：「把他們撥往那寨哪？」智爺說：「這樣給不的臉哪，也辦不了大事，可準誠實。有了，哥哥睡覺的屋子，穿堂不是有□名健將上夜？我每見他們偷閒多懶，我要撥換他們。這就不用了，把這兩個人派為健將的頭目，兩個人管□個人，准其他們鞭處。似乎這兩個人，要教他們睜著眼睛瞪一夜，決不敢少閉。就是這個缺分，他們兩個就以為到了天堂了。哥哥請想如何？」寨主說：「可有點難為他們。」智爺說：「什麼人，什麼待承。」遂把龍、姚叫過來說：「寨主賞你們一個健將的頭兒，你們愛分前後夜，是愛分一對一天，隨你們帶□個人商議。官中有飯，每月一人□兩銀，穿衣服。」謝過寨主，叫嘍兵帶著去見□名健將去了。鍾雄說：「賢弟實能見幾而作。」大眾也就誇獎了一番。當日無事，無非敘了些個閒言。

到了兩三日，這日智爺見鍾太保歡喜，說道：「寨主哥哥，這個巡山的差使，聞寨主當了多少日子了？」寨主說：「聞寨主那是投山的頭一個拜弟，到寨就是巡山的差使。」智爺說：「我看聞寨主晝夜操勞，要把他累大發了，明年行兵之時，人一疲乏，如何打仗？不如將此差使換與小弟，替他當個三兩個月，然後再換與聞寨主；再要兩三個月，再換與小弟。不知寨主意下如何？」寨主說：「賢弟，你幫著我料理白晝之事，很就是了，再要操勞夜間之事，使劣兄心中不安。」智爺說：「這是小事，哥哥做了皇上，我還不是『一』字並肩王麼？」鍾雄聽了歡喜，隨即傳令：「將巡山大部督的缺，換與智寨主。聞寨主撥與小飛雲崖口鎮守。不得違令。」

聞華一聞此言，嚇了個真魂出殼。智爺得了巡山的差使，任其出入。找蔣四爺商量破君山的節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